

〔日〕大泽在昌 著

曹逸冰 译

无间 人形

むげんにんぎょう
新宿鮫Ⅳ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无间人形

むげんにんぎょう 新宿鮫Ⅳ

〔日〕大泽在昌 
曹逸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宿鲛. 4, 无间人形 / (日) 大泽在昌著 ; 曹逸冰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 11
ISBN 978-7-5502-2390-5

I. ①新… II. ①大…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3875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3-8144

MUGEN NINGYO — SHINJUKU ZAME IV by OSAWA Arimasa

Copyright ©1994 OSAWA Arimas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bunsha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简体字版由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新宿鲛IV. 无间人形

作 者: [日] 大泽在昌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张 萌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00千字 635毫米×965毫米 1/16 19印张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2390-5

定价: 32.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1

夕阳下的靖国大道上，站着三位少年，右边的贴身穿着一套牛仔装，中间那个七分袖T恤加黑短裤，左边的则是裁短袖子的运动衫加棉裤，长发辫垂在帽子下。

三人身上的银项链与戒指多得能闪瞎人眼，马路对面的蛟岛甚至能听见那叮当的响声。

蛟岛心想，他们绝对不满十八岁。

不狂妄，也不嚣张，不无聊，也不兴奋。

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画面。

人流穿过马路，朝他们走去。他们不时将视线投向人流，可眼神中并无紧张。

像是在等人，也像是在消磨时间。

“牛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盒烟，驾轻就熟地倒出一根，叼在嘴上。是好彩（Lucky Strike）。

他把Zippo打火机的铤放在大腿上挫了一下，再用火点了烟。

三人都在抖动身体，仿佛在跳舞一般。

他们并没有戴耳机，除了电玩中心的噪声外，没有任何音乐声，可他们就是在跳舞。

只有他们能听见的，只属于他们的音乐。

他们的视线投向四面八方。

他们是一个小队，组织得很好，覆盖了三六十度全方位。

行人的红灯亮了，车辆纷纷发动。三人的身姿被车流挡住了。

蛟岛把折过的报纸夹在腋下。

两个身着迷你连衣裙的少女从药店的转角穿了出来，站在路口。

其中一个把头发漂白了，还烫了卷，另一个的头发则很短，几乎和光头差不多。两人皮肤黝黑，刚过去的盛夏在她们身上留下了印记，白色的袜子堆在脚踝，脚上则穿着运动鞋。

行人的信号灯变绿了，两人走了起来，径直穿过马路。鲛岛目测，她们大概十六岁。

他掏出一根烟，点着。

两个少女离三人组越来越近，上了人行道，“光头”女不动声色地伸出右拳，长发少年则用左手掌接住拳头，两人面对面，一言不发，剩下的两只手则一上一下地碰在一起。

车辆再次驶动。

五人组朝附近的电玩中心走去。

鲛岛缓缓走下地道入口的楼梯，他并不急于摆脱三人组的全方位监控。

走到楼梯的墙壁正好能挡住五人视线的地方，鲛岛撒腿就跑，迅速穿过地道，一步两层台阶地往上冲。

他来到电玩中心门口，卷毛女和光头女正在玩入口处的抓娃娃机，“短裤”与“长发”依然注意着周遭的情况。

“短裤”瞪着冲上地面的鲛岛，红褐色的头发一点儿也不油腻，在额头中间一分为二，脸颊上还留有痘印。

他面无表情地错开视线，缓缓转过身去，让鲛岛无法看见他的脸。他对“长发”说了些什么。

“长发”的背脊顿时僵住。

又来了，鲛岛心想。有人在发自己的照片不成？还是说这群十多岁的家伙有超能力，能瞬间看穿警察的伪装？

就连黑帮和普通罪犯都无法识破鲛岛的真身，可这群人一眼就发现了。

所以鲛岛一直躲在马路对面，如果距离小于十米，这群人就会四散而去，仿佛看见了某种散发出恶臭的污物一般。

把侧脸对着鲛岛的“短裤”转了个身，“长发”则往电玩中心深处的昏暗角落里走。

鲛岛正要去追“长发”……

“啊呀呀……”“短裤”就挡住了他的去路，脸上带着一丝浅笑。

“让开。”

“哎呀，别这么说嘛。”

鲛岛把手搭在“短裤”肩上。

“哦！”他叫了起来。

鲛岛问道：“几岁了你？”

“十七啊。”“短裤”若无其事地回答。卷毛女跑得最快，已然没影儿了。

“想在监狱里过成人礼吗？”

“这玩笑可不好笑啊。”

“那就让开。”

他噘起嘴，耸耸肩。鲛岛推开他，走进电玩中心，直接往深处走。

这个时间段的电玩中心里尽是十多岁的年轻人。每周防犯课少年组的同事都要来这儿“扫荡”两三次。然而在这个时间段扫荡，最多也就是抓到两个吸烟的未成年人。

有三分之一的人还穿着学校的制服。

长发男与光头女站在最深处的兑币机前，长发男手撑墙壁，光头女也扭动身体靠着他的手。

“牛仔”不见了。

这家电玩中心的结构，鲛岛烂熟于胸。右侧深处是赛马机，旁边有一扇小门，通往大楼的后门。

鲛岛一个转身，朝小门走去。“长发”松开墙上的手，迈向同样的方向。

“长发”更早来到门边，他靠在墙上，面朝鲛岛，脸上的浅笑与“短裤”如出一辙，左手则插在棉裤口袋里。

“呀吼……”“长发”大叫一声。

这回鲛岛毫不留情，用右手揪住他的衣领，左手则按住他的右肩，给了他一个扫堂腿。

“长发”转了半圈，跌倒在地。没等他有反应，鲛岛就跨过他的身体，推开了小门。

右手边有一座非常窄的紧急逃生梯，细长的走廊。“牛仔”正要走过玻璃门。

鲛岛正要跑过去，左脚踝突然被人抓住，使他打了个踉跄。

“大叔，好疼啊！”

鲛岛回头一看，“长发”站起了身。

“牛仔”趁机逃走了。

“长发”从兜里掏出左手，他摆弄着金属弹簧刀，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当心我捅你哦。”

他把刀的位置放低，对准鲛岛的大腿随便一捅——一看便知是老手，不是玩玩的。

鲛岛迅速闪开。

“长发”眼底放光：“老子不知道你是哪根葱，谁让你把老子撂倒的？活该被捅死！”

鲛岛缓缓后退——他想尽快追上“牛仔”。

“长发”高举右手，把手掌对准鲛岛，掌尖用力，稍稍前倾。

那假动作没能让鲛岛背过身去。

“呵——”“长发”吐了口气，又做起了假动作，趁鲛岛的注意力被高举的右手吸引时，他使用下方的刀发起了攻势。

狭窄的走廊中，只能前后移动。

鲛岛下定决心，把右手伸向腰后，握住皮套里的特殊警棍。

那好像是“长发”等候已久的时机，他冲了过来。

鲛岛盯着他的左手。

然而，当“长发”的右手把帽子甩在鲛岛脸上时，他不禁错开了视线。他想转身，可没有空间给他转，左臀部传来剧痛。

鲛岛咬紧牙关，握紧刚拔出的特殊警棍，对准“长发”的左手往下挥去。

砰！“长发”呻吟起来。小刀应声落地。

“混账！”鲛岛怒吼一声，手肘对准“长发”的额头一击。

“长发”靠在墙上，转了半圈，瘫坐在地。

“痛死了！”他用右手扶着左手，鼓起腮帮子，再也没吭声，怒目圆睁。

鲛岛没有理他，撒腿就跑，每用左脚迈开一步，臀部都会感到疼痛。

推开玻璃门，冲向大楼后的小路。贼人逃跑的时候，总喜欢往歌舞伎町的深处跑——因为那儿人多。

鲛岛拖着伤腿跑着。他不知道伤势严不严重，不过牛仔褲能起到一定的止血作用。在新宿，有人带伤走路也不会引人注目。

要是不能在职安大道前追上他，那就意味着鲛岛败了。当然，“牛

仔”也可能在那之前把货处理掉。

不过，他应该没有那个闲心——现在的他，恐怕满脑子都想着如何逃离歌舞伎町吧。除非逃到追捕者伸手无法触及的地方，否则，他是不会想到去处理货物的。

同理，少年肯定不会进店。逃命贼人的本能，就是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除非店里有他的熟人，能躲在厨房里，否则他一定还在路上。

跑到东急文化会馆前，鲛岛终于看见他了——在汉堡店门口的人群中。

“牛仔”刚进入逃亡的第二阶段。店门口有好几个金属垃圾箱，他正从其中一个垃圾箱旁走开。

“牛仔”与鲛岛的距离足有三十米，自然不会注意到他，他的注意力在其他东西上。

陀螺剧场门口，有两位穿着制服的巡警正在巡逻。

鲛岛从臀部口袋里掏出警哨，用力一吹。

嘘——尖锐的响声，行人纷纷将视线投向鲛岛。最快作出反应的正是穿着制服的警官们。

垃圾箱前的“牛仔”认出了鲛岛，呆若木鸡。

巡警们跑向鲛岛。鲛岛摇摇头，伸出右手：“那个穿牛仔装的！”

话音刚落，“牛仔”撒腿就跑。两位巡警兵分两路，一前一后两面夹击。

一位巡警挡住了“牛仔”，仿佛阻止三垒跑者的捕球手一般。“牛仔”朝右边跑去，不料被另一位巡警逮了个正着。

“放开我！干吗啊？”“牛仔”被按倒在地，他扭动着，大喊着。

“起来！”巡警拉起“牛仔”，可“牛仔”甩开了他的手。

“放开我，我犯了什么事儿啊？”

鲛岛拖着左腿走过去。两位巡警隶属于警逻课，都是二十五岁上下。

其中一人发现了鲛岛的伤。

“警部，您在流血——”

“我没事。”

“是他捅的吗？”

“开什么玩笑！”“牛仔”吼道。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搜身。”鲛岛说道。

“在这儿？！”察觉到鲛岛伤势的巡警惊愕地问道。照理说应该去最近的派出所搜身才对。

“没错。”鲛岛点点头。

两人一脸惊讶，可还是照办了。

“站直了，两腿开立，双手举过头。”

“喂！蹂躏人权啊！搞毛啊！”少年吼道。

“少啰唆，老实点儿！”考虑到周围还有围观者，巡警们搜身时的口气比平时温和多了。

“你还会这么高深的词啊！”鲛岛逼近少年。

少年瞪着鲛岛，鼻孔张得老大：“我犯什么事儿了，啊？大叔！”

鲛岛一言不发地看着巡警们搜身。巡警戴着手套，从少年口袋里掏出钱包、打火机、香烟、钥匙圈和BP机。

“就这些。”巡警说道。他故作冷静，可眼底却流露着迷茫。

“不就是香烟嘛，警官。”少年讽刺地歪着嘴。

“闭嘴！”另一位巡警说道。

“带包香烟就会变成这样啊？警察能这么冤枉好人吗？”

少年毫不胆怯。他缓缓抬起头，眼角发红，等着朝他走来的鲛岛。突然，他大声吼道：“开什么玩笑！老子干什么了？！”

“闭嘴！”两边的巡警按住少年的手臂，抬头望着鲛岛。

“老子干什么了？说啊！说啊！”

“手套借我用下。”鲛岛对其中一位巡警说道。

“是！”巡警从制服口袋里掏出白手套。周围围了几十个人。

“到这儿来。”鲛岛走了过来，戴上白手套。少年闭口不语。

“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

四人一动，人墙就散了，但没多久又围了上来，巡警只能赶人。然而，凑热闹的人有增无减。无可奈何之下，巡警只能用肩上的对讲机请求援助。

鲛岛走到汉堡店门口的垃圾箱时，又有四位巡警赶到了现场。

一对情侣把纸杯放在中间那个垃圾箱上，大口大口地吃着汉堡。鲛岛走近他们：“不好意思，麻烦让一下。”两人连连后退。

垃圾箱是不锈钢做成的，高一米左右，投入口有两块活动板，前后

各一块。

鲛岛用戴着手套的手掀开盖子。

里头固定有一个水蓝色的大号垃圾袋，投进垃圾桶的垃圾都会掉进袋子里。

可乐与奶昔的纸杯、泡沫塑料做成的汉堡盒与包装纸占了其中三分之一，有的杯子被丢进去时里面还有冰块，搞得垃圾箱里湿漉漉的。

鲛岛把箱盖放在地上，瞥了少年一眼。

“干吗？”少年噘着嘴，可已浑身是汗，脸色发青。

鲛岛把手伸进垃圾袋里，在纸巾、断薯条与纸杯中搜寻。

不久，他找到了一个折过的灰色塑料袋，大小与两个香烟盒相当，厚度则相当于一个香烟盒。

打开塑料袋一看，里面有五板药丸，后面封着铝箔，正面则是透明的。

“这是什么？”

“不知道，又不是我丢的。”

“要是查出你的指纹呢？”鲛岛说道。他把袋子叠好，交给巡警。停顿数秒后，少年怒吼道：“老子不知道！”

“是吗？”鲛岛平静地望着少年的眼睛。

少年喘着粗气，抬头望着鲛岛。四目相对，少年随即错开视线。

“去警署吧。”鲛岛说道。

鲛岛与新宿署防范课课长桃井一同负责审问。鲛岛捡到的塑料袋与垃圾箱里的其他东西被送往鉴识课。少年来到新宿警署后一言不发。

警员从沉默的少年手中采集到了指纹，果然与塑料袋及药片上的一致。

报告直接被送到了鲛岛手边——他正在医务室里包扎臀部的伤口，伤口深三厘米，长八厘米，痊愈需两周。

期间，少年与两名负责监视的巡警等候在审讯室中。

结束治疗后，鲛岛去更衣室换了条裤子，与桃井一同来到审讯室。

留下一位巡警负责记录，鲛岛与桃井的审讯开始了。

“从名字问起吧。我是新宿署防范课的鲛岛，他是课长桃井。”鲛岛隔着桌子对少年说道。

“你不说话，我们也知道你是谁。中山道弘，十七岁，钱包里有

摩托车驾驶执照。”桃井说道。他五十出头，级别与鲛岛一样，都是警部。他那稀疏的头发总是清爽不油腻，穿着茶色或灰色的土气西装，平时极少开口说话，从不主张个人的存在。

五年前，鲛岛从警视厅本厅公安部外事二课调往新宿署防犯课时，桃井就已经是防犯课课长了。

当时，桃井在署里有个外号——“馒头”，意为“死人”。十多年前，他的独生子死于一场不幸的交通事故，打那以后，他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情。

然而，桃井的警官人生并没有结束——两年前，他亲手开枪打死了私造枪支的嫌疑犯。要不是他出手相助，在署里备受孤立的鲛岛，早就被犯人折磨死了。

这让鲛岛与桃井构筑起深厚的信赖关系，虽然他们平时并不把“信任”二字挂在嘴边。

“你知道自己有什么嫌疑吗？”桃井平静地问道。少年没有回答。

“你别以为未成年人只要保持沉默，就会被送去家庭法院了。”鲛岛说道，“我给你解释解释吧。未成年人如果犯罪，先送去家庭法院接受审理，判保护观察处分后再送去少年院。但这只适用于罪行较轻的人，若是重罪，去的就不是家庭法院，而是检察院了，这是刑事审判，一旦被判有罪，去的就是少年监狱，可不是什么保护观察，也不是少年院，是正儿八经的监狱，听明白了吗？”

少年抬起眼说：“少吓唬人。”

“这位警官可不是吓唬你。”桃井四平八稳地说道，“你的同伙逃走了，但他捅了这位刑警一刀，这可是伤人罪。如果他明知鲛岛是警察，是为了让你逃跑故意所为，那就适用‘妨碍公务’的罪名。”

“不是我！”少年——中山道弘大声说道。

“没错，你另有罪名。”

“违反药物法呗。”中山道弘迫不及待地说道。

桃井瞥了鲛岛一眼：“你怎么知道？”

“那药片啊！还用问吗？你们肯定会说我不是药剂师却在卖药。”

“你承认吗？”桃井问道。

“承认个毛！你们有证据吗？指纹只能证明我碰过它，又不能证明我卖过它。”

“原来如此。”

“别小看未成年人，别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头上。”

桃井点点头，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盒烟：“要抽吗？”

“干吗，要给我下套啊？违反药物法罪名太轻，还要加违法抽烟吗？”

“我可没这么打算。”桃井摇摇头。

“你知道那是什么药片吗？”鲛岛问道。

“不知道，兄弟给的。”中山道弘随口扯了个谎。

“那你没吃过吧？”

“没。”

“那就验个尿吧。”

“验尿？干吗？开什么玩笑，要我的小便干什么？我才不要呢。”

桃井把抽到一半的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

“如果你拒绝，我们可以向法官申请鉴定许可和搜身许可，再请泌尿科的医生来，插根橡胶管到你尿道里去，这就叫导尿管。不管你想不想尿，膀胱里的尿液都会顺着管子出来。不过……插管可是很疼的。”

中山道弘倒吸了一口冷气：“干吗要折磨我啊？”

“为了确认你有没有吃过那药片。”桃井说道。

“我都说了，我没吃！”

“那就检查一下吧。”鲛岛对桃井说道。

“开什么玩笑！怎么能这样？！简直就是严刑拷打！”

“要是你肯尿，自然不用插管。”

中山道弘吞了口唾沫：“说我吃过就行了吗？”

鲛岛与桃井没有作答。

“只要承认我吃过就行了吗？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药！只能High一下，一会儿就没感觉了，这玩意儿就是玩具！还不如海乐神管用呢！”

海乐神是一种安眠药。

“它和海乐神不一样吧？”鲛岛说道。

“当然不一样，那又不是安眠药。”

“那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一开始我们管它叫‘跳跳’，现在叫‘冰棍’吧。”

“‘冰棍’？”

“嗯，吃一片就爽了，脑子也清楚了，跟薄荷脑似的。”

“多少钱一片？”

“五百。”说完，中山道弘睁大眼睛补充道，“我可没卖过，是别人告诉我的。”

桃井叹了口气，又点了根烟：“药效有多久？”

“一小时吧，很快就不行了。”

“什么时候吃？”

“无聊的时候啊，蹦迪啊……跟女人上床的时候……”

“吃了药上床肯定很爽吧？”鲛岛插话道。

“喝酒不也是吗？”

“这比酒有用多了吧？”

“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

“没什么。你们都爱吃这玩意儿？”桃井问道。

“最近的确很流行。”

“哪儿搞来的？”

“别人给的。”

“谁？”

中山道弘沉默了，只有眼珠在打转：“不知道。”

“是吗？”鲛岛低声说道，“课长，还是告诉他吧。”

“也是。”

“他可不知道这要判十年——”

“什么？！”中山道弘大喊一声，“为什么要判十年啊？开什么玩笑！”

鲛岛凝视着中山道弘的脸，默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用证据保存袋包好的“冰棍”。

“为什么要判十年啊？说啊！”

“你真不知道啊？”桃井接过“冰棍”问道。

“什么啊？！”

“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冰棍’，这三个月里，在涩谷、新宿、六本木都能看到，吃完十分钟后就会起效，药效持续一个小时。你说得没错，一颗五六百块，就连你们这些卖药的——”

“我没卖过！”

“好好听着。”鲛岛恶狠狠地说道，“就连你们这些卖药的，都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你们以为那是美国来的新玩意儿，觉得很时

髦，是吧？”

“那又如何？”

“所以我们要验尿啊。让你们High起来的是一种叫甲基苯丙胺的东西，那可不是什么新玩意儿，五十多年前就有了，就是样子跟药效不一样，这就是兴奋剂。”

中山道弘目瞪口呆：“胡说！”

“没胡说。”鲛岛说道。

“胡扯！兴奋剂是傻瓜瘾君子吃的啊！我……我……我怎么会吃那种东西啊！”

“你就是吃了。”

中山道弘脸色惨白，面无表情，嘴唇半张：“我没听说啊……”

“我猜也是。你以为只有土气的瘾君子才会打兴奋剂，是吧？”

“可……兴奋剂不是用针筒打的吗？”

“吃进去也行。这种‘冰棍’工艺特殊，能在短时间内被人体所吸收，但甲基苯丙胺的含量很少，所以药效并不长。你知道吗？在街头买那些注射用的毒品，要五千到一万。相比之下，‘冰棍’要便宜多了，五百块一粒，中学生的零花钱也买得起。不过啊，毒品终究是毒品，即使它便宜，你有种每天吃啊？一眨眼的工夫就上瘾了，一颗不过瘾，得一口气吃两三颗，每隔几小时就要来一颗。真是太蠢了！真正的聪明人，是让你们卖药的家伙，他们骗你们说，这是新药。笨蛋在卖药，去买药的比你们更笨，明白吗？《毒品取缔法》里规定，未经许可，擅自持有、转让、使用毒品的人，判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抱有盈利目的，就是十年以下。”鲛岛一口气说完，“明白了吧，所以抽烟什么的，我们根本不在乎。”

中山道弘吓傻了，他瞪大眼睛，看看鲛岛，又看看桃井，喉结一动一动，脸色已不能用“铁青”来形容了，几乎是灰的。他张开嘴，仿佛有话要说，或是想要大喘一口气。

鲛岛与桃井立刻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事，赶忙后退一些。

中山道弘吐了，审讯室的桌子上全是他胃里的污物。

中山道弘主动提供尿液进行药检，结果为阳性。

兴奋剂交易的流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制造者。现在大部分毒品都是在日本国外秘密制造的，原因有二：一是国内很难搞到大批量的毒品原料；二是毒品的制造过程会产生氯化氢，闻到恶臭的邻居容易起疑。

制造者大多是中国台湾以及韩国与东南亚的贩毒组织。而近年被查到的兴奋剂中，有九成是从近在咫尺的中国台湾走私而来的。

第二阶段是从国外走私兴奋剂到国内的一级经销商，其中包括日本方面的走私者、在日本国内运输毒品的人以及毒品的保管者，等等。

第三阶段是从一级经销商手中购买毒品，分成小包，再把毒品零售给毒贩子的批发组织。

第四阶段是负责零售的毒贩子，但他们与第五阶段的瘾君子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换言之，从毒贩子手里购毒的是瘾君子，但瘾君子要赚钱买毒品，光靠正经工作的收入是不够的，于是主动当起了毒贩子，向周围人兜售毒品。

于是毒贩子与买药的瘾君子之间的分界开始模糊不清，大多数底层毒贩都是瘾君子——这便是毒品案件的特征，也是根除毒品变得越来越难的原因之一。

瘾君子在不断转变为毒贩子，有多少瘾君子，就意味着中间商手下有多少毒贩子。即使警方能抓住几个小毒贩，可有的是人能顶上去，抓再多毒贩也没有显著效果。

因此，零售组织与毒贩之间有一层坚固的防护网，大多数毒贩的毒品都是从其他毒贩手中买来的，只有很少的人能直接从中间商那里买货，但他们也不知道交易对象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即使知道，也不会告诉调查员，因为找到了零售组织，警方就能顺藤摸瓜，把一级经销商和制造者一网打尽。三者之间总有巨额款项流动，联系较为紧密，警方查起来也就更容易了。于是零售组织会尽可能防止情报外泄，说漏嘴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调查员最有效的对抗方法，就是把抓来的毒贩变为情报提供者，即线人（SPY）。

一旦成为线人，即“S”，他们便会永远协助警方办案，只为保住小命——因为身份一旦曝光，会保护他们的只有警察。

每个调查员都有属于自己的S，他们不会轻易把S的身份告诉其他刑警。只要他还像以前一样当毒贩，就必须防止他已成为S的消息走漏到

零售组织耳中。

然而，鲛岛并不喜欢把自己抓来的毒贩变成S。

S只有两条路可走：进监狱，或是继续自由。可自由总是伴随着死亡的危险。即便是“一手养大”的S，天机泄露时，刑警也不一定会保护他的生命安全。不仅如此，变成S的毒贩在惊恐中度日，为缓解恐惧，只会更加依赖兴奋剂。

他们的生活总有一天会崩溃——毒瘾越发严重，甚至产生被害妄想症。S的身份，让他们更加容易陷入被害妄想之中。

——杀手要来了。

——有人在监视我。

不久，紧绷的精神会像拉过头的橡皮筋一样，断成两半。

有的S会手持凶器，大吵大闹，甚至会伤害到无辜的人，夺走他们的性命，最终走向毁灭。如果他们吃了兴奋剂，在毁灭之前定会发挥出超出常人的体力。兴奋剂是一种疯狂的药物，它会缩短人的寿命，但也能让体力在短期内异常燃烧，就像是往汽车引擎里倒喷气机的燃料一样——惊人的爆发力之后，便是一片灰烬。

等待他们的，只有绝望的未来——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

只要是手下有S的调查员，都见过S被压力压垮、暴走乃至崩溃的样子。

然而——那家伙爆了，只能再找个新的了——也有人会撂下如此冷酷的话语。

说他们自作自受也无可厚非，可把他们逼入绝境的，正是S的身份，但没人会去追究刑警的道义责任。

不用S而铲除贩毒组织难于上青天，然而这就是鲛岛的行事风格。

2

审问完中山道弘已是晚上8点多了，鲛岛与桃井将中山道弘留在拘留所，然后一起走出了新宿警署。

“去吃点儿什么吧。”

桃井一反常态，邀请鲛岛去吃夜宵。署里人都知道，桃井平日里很少与同事私下来往，就连课里搞的忘年会都是露个面就走人。

不善交际、阴暗……他好像完全不在意部下们的恶评。

“好啊。”鲛岛回答道。

“新宿就免了。”桃井轻描淡写地说道。鲛岛也点了点头。

派出所的警官长什么样子，片区餐馆的人一清二楚。警官们私下里偶尔会去吃个饭，可是能不去还是尽量不去，因为到了结账的时候，店家会主动打个折扣，即使警官没有开口也是如此。

——别客气，平时都靠各位的照顾。

的确，警官的工资并不高。这份工作需要将身心用到极限，但能供警官们排解压力的零花钱还是少得可怜。这一点，没有人比警官自己更清楚。

——那可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别客气啦，有空常来啊。

这绝对称不上“招待”。提供饭菜的店铺，并非政治家们常去的高级日本料理店或餐馆，而是街头巷尾的小酒馆和小餐馆。那是店老板们对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工作的警官们的善意，也是敬意。

然而，这样也会让警官欠下一笔人情债。

于是，店主违反交通规则，或是犯下小罪的时候，警官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本不是什么大事，问题是，不值一提的小罪，也有可能